

# 南山南·月寨香

林筱聆

用手抚摩一块旧砖，一片老瓦，一扇旧窗，一段古墙，抚摩出的是时光的包浆，是缝隙里的旧时光阴旧时气息。用心倾听一座老宅，一口古井，一缸老茶，一方斑驳的铜镜，听到的是旧时人的几句浅唱几声低吟，以及那穿越时空的几声轻叹几句吆喝。

暗色调的底片收纳老旧的乡音、声响、芳香，低垂的眼帘，微含的笑意以及所有生动的瞬间。时光的齿轮咬合了一个个不同的片段。倚着这零零碎碎深深浅浅的片段，就此没人一段来了又走、走了又来的历史。这段历史一头连接着高山，一头连接着大海；一头连接着智慧与血汗，一头连接着休闲的下午茶；一头连接着中国，一头连接着世界。这中间，是一条穿山越岭的漫长茶路，也是一条漂洋过海的思乡之路。

福建。安溪。天光恰在这个时候轻轻推开南山之门，漫山遍野的绿与无边无际的香被天光浸泡着，一层薄薄的绿晕缓缓浮漾在村庄上空。犬吠声疏了，鸡鸣声稀了，鸟叫声薄了；孩童们的笑声密了，朗朗读书声稠了……打开车窗，暖暖的茶香带着初夏阳光的温度蹿进车内，迅速弥漫开来。它淡淡的，悠悠的，似花香，又不是花香，似果香，又不是果香。被这香包裹着的空气就此多了几分乡村的韵味，被这香氤氲着的村庄就此多了几分亲切和优雅。连天光都渗出茶的香气。

南山的诗行总有摇曳多姿的长短句。这些极具现代气息的楼房之间，间或散落着这一座那一座红砖黑瓦的闽南古大厝。它们是传统生活的注脚，做着或复杂或简单的注释。在所有房厝的最高处，托捧出一圈长长的土木石结构的古厝群——月寨，这是附近村落王姓人家所共有的精神祖寨。圆形闭合的寨头，开放式的寨尾，寨门内面街而立的两排古厝构成“月”字的外围，旧时为防土匪侵扰在寨头和寨尾各挖的一个大深坑画出了“月”字中间的两横。一个大大的“月”字勾画的不仅是寨的形状，更勾画出南山的历史纹理。几百年的时光倾注在月寨之上，浇铸出一顶桂冠，戴在南山人的头顶。

明正德二年（1507年），开闢王王审知后裔王毅庵率子由安溪芦田外洋迁居西坪南山上。彼时，南山上人烟稀少，除了外姓的三五户人

家，再无其他。这样一个几乎算是蛮荒之地的山头，却生长着许多茶树。茶树的叶子为薄革质，或椭圆状披针形，或长椭圆形，叶脉明显，背面有毛，边缘有锯齿，制作成颗粒后，冲泡出来的茶水有一股奇特的香味，茶汤苦涩中带着甘甜。

五六百米的海拔，偏酸性的红黄土壤，雨量充沛，云雾多，空气湿度大，漫射光强，一棵棵茶树在此悠然生。它们定然吸引了王毅庵的目光，才挽住了他和族人的脚步。他们选择向阳开阔的梅坂高处搭草寮而居，并将居住的这个无名区域称为“寮洋”（后改谐音“尧阳”）。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伴着青山浮云，伴着茶树茶汤，勤劳的王氏族人很快便融入了与茶密切相关的生活方式，茶一点点渗入他们的血液中和精神世界里。

随着子嗣的繁衍，生活境况的好转，王氏族人的草寮这一间那一间地往外搭起，王氏的根须深深扎进南山大地。后来，草寮升级成了土坯房子，并以梅坂为圆心向外又分散建起一座座土坯房。靠着整个家族的勤劳耕作，靠着茶树的压条、育苗、繁殖，南山上茶树的种植面积不断扩大，产量不断增加，聪明的王氏族人开始思量把多余的茶叶卖出去换成白花花的银子。于是，三五个结伴，七八个成群，他们走泉州，到厦门，往广东，一步步向外开辟。视野一旦打开，目光所向必是远方。

根据史料记载，17世纪中国茶叶开始风靡欧洲。一开始是绿茶，而后是红茶，再后来乌龙茶也成为欧洲人的下午茶。茶叶先是随着葡萄牙商船传到荷兰、英国、法国，又相继传到德国、瑞典、丹麦等国。又伴随着移民运动，被欧洲殖民者带入南北美洲和澳洲……进入19世纪后，中国茶叶出口继续增长，出口值甚至一度占到中国总出口值的80%以上。

历史终究让王氏族人做出了智慧的选择。正是借着这样一股风靡全球的茶叶之风，王氏族人挑着一担担安溪茶从南山往南走出去，跋山涉水，远赴重洋。他们依托泉州港、厦门港、广州港，将茶叶出口菲律宾、印尼、新加坡等南洋国家，再经南洋将安溪茶出口至更远的欧洲、非洲、美洲。他们下南洋，过台湾，往香港，将安溪茶带到世界各地，而后挑回一担担的金子、银子，挑回家族的富贵与荣耀。



台湾艺术家胡达华以安溪茶乡为主题创作的行画《茶园风光》

王氏的显赫家产很快就被土匪盯上了，一次次的劫掠不仅让他们遭受巨大的财产损失，更让族人的心理遭受灾难性的创伤。在家的人不安心，出门的人不放心。痛定思痛的王氏族人决定为后人建一座坚不可摧的屋城。他们就选择了地势最高的笔架形“三冠山”，铲平山尖，建起一座座土石结构的房屋。他们将把这些房屋的墙体相连集合成寨，并以其独特的寨形取名“月寨”。他们在寨头供奉帝公，在寨尾供奉土地公，留一个石制寨门，在寨墙上开出一个个枪眼，分散而居的族人就此被拢进了这一神明与高墙共同筑起的固若金汤的保护圈。

没有了后顾之忧的月寨主人开始把更多的精力用在制作、销售茶叶上，他们一次次地向南，向南，走出去，走向更远的远方。据海关资料记载，光绪四年（1878年）福建茶叶出口达80多万担，约占全国茶叶出口总量的1/3。这其中，以月寨主人代表的闽南茶商应该是这条海上茶路上不可或缺的主力军，而以安溪茶为代表的福建茶自然循着这条伟大的茶路丰富和改变着世界各地的生活。

我们已无法考究建寨的具体时日，但历史注定无法绕过这“月”字的寥寥数笔。就这

样，几百年的时光雕刻下寨门，雕刻下寨墙，雕刻下一扇扇残缺的窗棂和窗棂里的日子，而后，冲洗出一个永不磨灭的名字——月寨。它是王氏族人的精神坐标，是南山人奋斗与前进的北斗。站在月寨门口，俯瞰山下村落，无论是铁观音还是本山、黄金桂，乌龙茶是南山几百年不变的韵味，随时读起都铿锵有力。密布的房屋，交错的田垄，弯弯曲曲的一条祖厝路犹如南山的脐带，指引着王氏族人对月寨对梅坂祖宇的一次次灵魂朝拜。

磐乐楼上，木质的楼板终于等来久违的叩访，那“咚咚咚”“嗵嗵嗵”的声响交错着在相互连通的廊道里回荡。老旧的手工制茶工具和空空的茶缸静静地立在窗旁，俨然在眺望和等待一场轰轰烈烈的爱恋，他，或者是她。阳光穿透楼房的天井，照在木质屋檐上的苔藓上，泛出一层浅浅淡淡的墨绿之光，又穿过镂空的窗花，在灰暗的楼板上雕刻出一朵朵阳光的花。无声的历史总是以如此寻常的方式在各个角落发出各种声响，记录自己的过往。

南山之上有月寨，月寨之上是乡愁里的茶香，是开拓者的脚步，以及脚步丈量过的地域与空间。

# 古城冬夜

李彦（加拿大）

旅居海外多年，提到家，常会感到茫然。提到城，记忆中却总会浮现出一条幽长的林荫路。路的尽头，矗立着一座端庄的佛塔，在清晨的薄雾里若隐若现。牙牙学语的我，颊上挂着泪珠，不情愿地坐上幼儿园的三轮车，和麟姨挥手告别，叮铃铃驶过古城寂静空旷的街头。

我虽生在京城，但才满月，便被送回了母亲的故乡——西安，在不同的乳母怀中几经辗转，在一岁多时来到了麟姨身旁。记得是个夏日的傍晚，在城南小寨那座梧桐浓荫遮天蔽地的大院里，墙角有蟋蟀鸣唱，绿纱窗下蚊香袅袅，忽明忽暗。我爬上大床，钻入纱帐，缠在麟姨怀中，撒娇或是耍赖，享受着她手中蒲扇送来的习习凉风。此后多年，这幅温馨的画面，总能在我孤独和自卑的时刻，给我脆弱的心灵带来片刻慰藉。

9岁那年暑假，京城无处容身，我再次返回古城。在站台上看到麟姨如春天里桃花林般灿烂的笑容，积聚在心头的阴霾便云消雾散了。长长一个月的假期里，或埋头堆积如山的书籍，从文学世界里寻找快乐；或扮做唐三娘，舞动竹竿，与表哥表弟装扮的宋江武松们在廊下打逗；或去花园中观望金鱼在水缸里悠闲自在的摆尾，顺手摘下一朵不知名的小花或是一片绿叶，悄悄吸入诱人的馨香。蒸汽腾腾的铝锅旁，麟姨手把手教我煮熟了人生第一顿饭——关中人称“老母鸡”的面疙瘩汤。那是长留在记忆中的一段快乐的童年时光。

再翻过来一页，便进入了如火如荼的画面。几经颠沛，我在13岁那年，又抵古城。在那个母亲缺失的家里，挑起家庭主妇的重担。藏起内心的恐惧，顶着周遭的凶险，心底无时无刻在渴望着，有一双结实温暖的臂膀搂住我，任我哭泣，听我倾诉心头的哀伤。

某个夜晚，麟姨的身影突然出现在门前。她带来了两件做工精致的绸缎夹袄，一件是银灰色，杂着嫩黄花朵，一件是紫红色，配着宝石蓝。那是她年轻时穿过、依旧保存完好的衣衫。又有一次，麟姨拎来了一块排骨，几条猪蹄。那时的古城，物质匮乏，商店货架上空空如也，不知她是跑了多远的路，多不容易才弄到这些东西的。我从未做过肉食，不知如何烹调，只好与白菜一起炖烂，让全家人吃了一顿有肉味的晚餐。

在通往大雁塔的漫长的林荫道上，在大南门外坎坷不平的黄土小路上，麟姨的家和书院内那座古柏参天的学校，永远都像寒冷的冬夜里燃着的炉火，远远地便送来光和热，将我心头的冰雪融化。

“文革”结束后的几十年里，我在不断追求理想的人生道路上，距离麟姨越来越远了。多少次，我曾在梦中回到



▲西安大雁塔手绘图

古城，只因那里有麟姨惦念的目光把我召唤。

时光一晃，到了2006年，我带领一班大学生赴华进修。七月流火的古城之夜，麟姨赶到东门外外的酒店，在大堂内苦守两个小时，只为能和匆匆路过的我见上一面。她颤抖着手，从提袋里掏出她亲手制作的、我在儿时便喜欢的泡菜、豆豉、辣酱、皮蛋……泪水顷刻间模糊了我的视线。昏黄的台灯光照出她花白的头发，不再光滑的肌肤，不再结实的手腕。麟姨80岁了。然而那永远年轻、永远温柔体贴的声音，却将我带回到不曾随岁月流逝的记忆深处。

再次重返古城，又是10年过去了。麟姨已离去多年。古城对我来说，从此少了一份牵挂、一份期盼。

前日在城北下了高铁，已是晚上八点半。迎面看到一张地铁线路图，在四方方、既熟悉又陌生的古城上标出了诱人的红红绿绿。于是打消了乘坐出租车前往城南酒店的计划，决心体验一下古城的现代化设施。在自动购票机前，我却彷徨了。该从哪站下车呢？目光搜寻着，一路南下。忽然，“小寨”二字跳了出来，灼灼地照着我的心、我的眼。不再犹豫了。

谁知我的心血来潮，带来了接踵而至的困扰。拖着行李箱走出地铁口，赫然发现自己置身于繁华热闹、车水马龙的十字路口。五颜六色的霓虹灯，川流不息的车辆，遮蔽了月夜星空。那个白杨树在风中沙沙作响的宁静的小寨，早已被喧嚣熙攘所取代。

更令我不解的是，眼看着一辆又一辆标着“空车”绿灯的出租车驰过，却都拒绝载客。听我说了“慈恩东路”几个字眼，便都扬长而去了。

拖着行李箱，孤独一人站在路口的

落魄形象，大概是惹眼，引起了两个过路小姑娘的注意。她们关心地询问我要去哪里，并主动帮我拦车。一拦再拦不果之下，我叹气、道谢、劝她们离开，留我独自等待便可。女孩们却不肯抛下我，热心地出谋划策，例如给酒店打电话，让他们派车来接，或者通过手机约车等。

我傻傻地愣着。30年来，生活在人烟稀少、恬静安详的大学城，我已无法习惯高速现代化社会的生存手段。她们所说的种种手段，我都倍感陌生，手足无措。女孩们见状，便用手机帮我约车。

等待中，我了解到，两个女孩是欧亚学院的大学生。眉眼极是清俊秀丽，赛过银屏上多少狐媚嘴脸的女孩来自陕西南重镇安康。生一张白净娃娃脸、淳朴无瑕的那个，则是古城西安的女孩。她们约了一辆又一辆，却都无人接受。看她们衣衫单薄，在寒风中哆嗦，我再次劝她们不必再帮忙。怕她们不好意思撒下我，于是我主动拉着箱子，往大街北头灯火阴影处走去，以便她们悄悄离开。然而数次回顾，却看到她们的身影依旧在灯火下朝我张望。

在冬夜里等待了一个小时，我已浑身冰凉，恐怕难以再坚持下去了。不知过了多久，忽然，两个女孩子快步走了过来，欣喜地说，阿姨，终于联系上一辆顺风车了！我不明白什么叫顺风车，但乖乖地跟随女孩们回到了十字路口。只听她们说，酒店据此只有3公里左右，车资不贵，只有六七元。但车主在马路对面的赛格大楼下面，我们必须走过天桥，到那边去上车。

什么？望着高高的天桥，我摇头了。怎么可能拖着装满书籍、沉重的行李箱攀爬那密密麻麻、七拐八弯的

阶梯呢？

阿姨别怕，我们帮你！女孩们不由分说，两人合力拎起来箱子，登上了天桥。我跟在后面，到了马路对面，找到白色的小汽车，核对了车牌，女孩们才放心地让我上车，并嘱咐司机送我到酒店。

我如释重负，匆匆与女孩们挥手告别。转过头来，一面前行，一面便问司机，如何付费？因我不懂手机微信支付那一套玩意儿，只能付现金。谁想司机回答说，你不用付费给我，刚才叫车的那两个女孩子通过手机支付了。

我一听就懵了。实实在在是刘姥姥进大观园啊。这怎么行！岂能让那两个女孩子又耽误时间、又忍受风寒、还要替我付费？她们为何不告诉我呀！司机先生，有什么办法能退掉她们的钱吗？我加倍给你现金。

司机是个约莫30岁出头、文质彬彬的年轻人。他好奇地看了看我。您不知道这是程序吗？付费只能通过管理系统。他告诉我，自己是大公司的雇员，拥有私车，不忙的时候，如果有顺路的人，他便会载客。

于是我诉说了拦车不果，在寒风中等待了一个小时，多亏两个善良的女孩等等，接着又抱怨古城的交通管理，不日内将有来自全球各地的几千名外宾抵达，参加国际会议，如果都遇到我这种情况，将会给人留下何种印象？

在我的催促下，等待红绿灯的时候，司机从手机上取消了女孩子所下的订单，说是这样就不会让她们支付了。我松了口气。心里却在懊悔，方才焦急中，竟然没有问及女孩们的姓名和联络方式。今后如何向这两个天使一样可爱的小姑娘道谢呢？唉！

说话间，已经到了酒店门前。我取出一张20元的钞票，放在方向盘前面的平台上，便下了车。年轻的司机从后备箱里取出我的箱子，顺手把那张钞票也塞回我手中。

您说不要呢？这是我应当支付的呀！我坚持给他。

司机推开我的手，平静地说，这点小事，真的不算什么。我只是希望您了解西安人罢了。

办理完入住手续，已近午夜。从酒店窗口外望，大唐不夜城绚丽辉煌，广场上的霓虹灯变幻多彩，照亮了喷泉、池水，重楼殿宇巍峨壮观，映红了万里星空。远处是大雁塔古朴庄重的剪影，脚下是绵延不绝的古城墙遗址公园。一切都承载着远古的足迹、历史的积淀，携裹着浓郁的故国情怀，迎面扑来。

面对着金碧辉煌的盛世华彩，我已找不回童年时失落在街头的那串清冷的三轮车铃声，也寻不回麟姨那份默默无言的关爱。然而我将会不会今夜无眠。古城冬夜里偶然相遇的几个年轻人，让我看到了祖国的未来，人类的希望。

# 海螺

王强

——聂鲁达：我喜欢你是寂静的/仿佛你消失了一样

每一只海螺  
都是一只耳朵  
每一只耳朵里面  
都住着一个不安的灵魂  
离群索居的诗人  
把世界各地的海螺  
收藏在黑岛上的居所  
无数次面朝大海  
倾听海浪的声音  
无数次与海螺对话  
倾听灵魂的低吟  
漂流瓶里的帆船  
没有信风却驶向未来  
窗子外面的野花  
没有名字却常开不败  
一切声音  
只要用心聆听  
都能变成音乐  
但凡花朵  
只要用眼凝视  
都可变成诗歌

2017年12月3日  
于黑岛返回  
圣地亚哥途中

智利诗人聂鲁达画像



欢迎关注《人文日报海外版》微信公众号